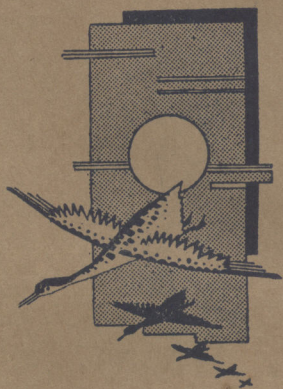


蘇老泉
歐陽修
尺牘

國學自修用書



上海中央書店
印行

民國二十四年一月出版

歐陽修尺牘（合一冊）定價大洋五角
蘇老泉

版權所有
不准翻印

出版者 平如衡

校訂者 儲菊人

印行者 中央書店

發行者 中央書店

全國各大書局均有代售

歐陽修尺牘目錄

上范司諫書·····	一
與張秉秀才第一書·····	二
與張秉秀才第二書·····	三
與石推官第一書·····	五
與石推官第二書·····	六
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書·····	七
代楊推官泊上呂相公求見書·····	八
與黃校書論文章書·····	一〇
與高司諫書·····	一〇
與謝景山書·····	一二
與刁景純學士書·····	一三
與蔡君謨求書集古錄序書·····	一四
答宋咸書·····	一四

答陝西安撫使范龍圖辭辟命書·····	一五
答李詡書·····	一六
與荆南樂秀才書·····	一八
答吳充秀才書·····	一九
上杜中丞書·····	二〇
與曾鞏論氏族書·····	二一

歐陽修尺牘

上范司諫書

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。自陳州召至闕。拜司諫。卽欲爲一書以賀。多事卒卒未能也。司諫七品官。爾於執事得之不爲喜。而獨區區欲一賀者。誠以諫官者。天下之得失。一時之公議繫焉。今世之官。自九卿百執事。外至一郡縣吏。非無貴官大職。可以行其道也。然縣越其封。郡逾其境。雖賢守長不得行。以其有守也。吏部之官。不得理兵部。鴻臚之卿。不得理光祿。以其有司也。若天下之得失。生民之利害。社稷之大計。惟所見聞。而不繫職司者。獨宰相可行之。諫官可言之爾。故士學古懷道者。仕於時。不得爲宰相。必爲諫官。諫官雖卑。與宰相等。天子曰不可。宰相曰可。天子曰然。宰相曰不然。坐乎廟堂之上。與天子相可否者。宰相也。天子曰是。諫官曰非。天子曰必行。諫官曰必不可行。立殿階之前。與天子爭是非者。諫官也。宰相尊。行其道。諫官卑。行其言。言行道亦行也。九卿百司郡縣之吏。守一職者。任一職之責。宰相諫官。繫天下之事。亦任天下之責。然宰相九卿而下。失職者。受責於有司。諫官之失職也。取譏於君子。有司之法。行乎一時。君子之譏。著之簡冊而昭明。垂之百世而不泯。甚可懼也。夫七品之官。任天下之責。懼百世之譏。豈不重耶。非材且賢者。不能爲也。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。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。我識范君。知其材也。其來不爲御史。必爲諫官。及命下果然。則又相與語曰。或識范君。知其賢也。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。直辭正

色而爭庭論者。非他人必范君也。拜命以來。翹首企足。竚乎有聞。而卒未也。竊惑之。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。而不能料於後也。將執事有待而爲也。昔韓退之作爭臣論。以譏陽城不能極諫。卒以諫顯。人皆謂城之不諫。蓋有待而然。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。修獨以爲不然。當退之作論時。陽城爲諫議大夫。已五年。後又二年。始庭論陸贄。及沮裴延齡作相。欲裂其麻。纔兩事爾。當德宗時。可謂多事矣。授受失宜。判將強臣羅列天下。又多猜忌。進任小人。於此之時。豈無一事可言。而須七年耶。當時之事。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也。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。幸而城爲諫官七年。適遇延齡陸贄事。一諫而罷。以塞其責。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。是終無一言而去也。何所取哉。今之居官者。率三歲而一遷。或二三歲。甚者半歲而遷也。此又非一可以待乎七年也。今天子躬親庶政。化理清明。雖爲無事。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。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。然今未聞有所言說。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。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。夫布衣韋帶之士。窮居草茅。坐誦書史。常恨不見用。及用也。又曰彼非我職。不敢言。或曰我位猶卑。不得言。得言矣。又曰我有待。是終無一人言也。可不惜哉。伏維執事。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。懼君子百世之譏。一陳昌言。以塞重望。且解洛士大夫之惑。則幸甚幸甚。

與張棐秀才第一書

前日辱以詩賦雜文啓事爲贄。披讀三四。不能輒休。足下家籍河中。爲鄉進士。精學勵行。嘗已選於里。升於府。而試於有司矣。誠可謂彼邦之秀者歟。然士之居也。遊必有友。學必有師。其鄉必有先生長者。

府縣必有賢守長佐吏。彼能爲足下稱才而述美者。宜不少矣。今乃越數百里。犯風霜。干大國。望官府。下首於閭謁者。以通姓名。趨走拜伏於人之階廡間。何其勤勞乎。豈由心負其所有。而思以一發之邪。將顧視其鄉之狹陋。不足自廣。而謂夫大國多賢士君子。可以奮揚而光遠之耶。則足下之來也。其志豈近而求豈小耶。得非磨光濯色。計之熟。卜之吉。而後勇決以來耶。今市之門。旦而啓。商者趨焉。賈者坐焉。持寶而欲價者之焉。費金而求寶者亦之焉。閒民無資。攘臂以游者亦之焉。洛陽天下之大市也。來而欲價者有矣。坐而爲之輕重者有矣。予居其間。其官位學行。無動人也是非可否。不足取信也。其亦無資而攘臂以游者也。今足下之來試其價。既就於可以輕重者矣。而又以及予。夫以無資者。當求價之責。雖知貪於所得。而不知有以爲價也。故辱賜以來。且慙且喜。既不能塞所求。以報厚意。姑道此以爲謝。

與張棐秀才第二書

前日去後。復取前所貺古今雜文十數篇。反復讀之。若大節賦樂古太古曲等篇。言猶高而志極大。尋足下之意。豈非閱世病俗。究古明道。欲援今以復之古。而翦剔齊整。凡今之分殺駁宄者歟。然後益知足下之好學甚有志者也。然而述三皇太古之道。捨近取遠。務高言而鮮事實。此少過也。君子之於學也。務爲道。爲道必求知古。知古明道。而後履之以身。施之於事。而又見於文章。而發之以信後世。其道周公孔子孟軻之徒。常履而行之者是也。其文章。則六經所載。至今而取信者是也。其道易知而可法。其言易明而可行。及誕者言之。乃以混蒙虛無爲道。洪荒廣略爲古。其道難法。其言難行。孔子之言道曰。道不遠

人言中庸者曰。率性之謂道。又曰。可離非道也。春秋之爲書也。以成隱讓而不正之傳者曰。春秋信道不信邪。謂隱未能蹈道。齊侯遷衛書城楚丘。與其仁不與其專。封傳者曰。仁不勝道。凡此所謂道者。乃聖人之道也。此履之於身。施之於事而可得者也。豈如誕者之言者耶。堯舜禹之書。皆曰。若稽古。傳說曰。事不師古。匪說攸聞。仲尼曰。吾好古敏以求之者。凡此所謂古者。其事乃君臣上下禮樂刑法之事。又豈如誕者之言者耶。此君子之所學也。夫所謂捨近而取遠云者。孔子昔生周之世。去堯舜遠。孰與今去堯舜遠也。孔子刪書斷自堯典。而弗道其前。其所謂學。則曰。祖述堯舜。如孔子之聖且勤。而弗道其前者。豈不能耶。蓋以其漸遠而難彰。不可以信後世也。今生於孔子之絕後。而反欲求堯舜之已前。世所謂務言高而鮮事實者也。唐虞之道。爲百王首。仲尼之歎曰。蕩蕩乎。謂高深闊大而不可名也。及夫二典。述之炳然。使後世尊崇仰望不可及。其嚴若天。然則書之言。豈不高耶。然其事不過於親九族。平百姓。憂水患。問臣下誰可任。以女妻舜。及祀山川。見諸侯。齊律度。謹權衡。使臣下誅放四罪而已。孔子之後。惟孟軻最知道。然其言不過於教人樹桑麻。畜雞豚。以謂養生送死。爲王道之本。夫二典之文。豈不爲文。孟軻之言道。豈不爲道。而其事乃世人之甚易知而近者。蓋切於事實而已。今學者不深本之。乃樂誕者之言。思混沌於古初。以無形爲至道者。無有高下遠近。使賢者能之。愚者可勉而至。無過不及。而一本乎大中。故能亘萬世可行而不變也。今以謂不足爲。而務高遠之爲勝。以廣誕者無用之說。是非學者之所盡心也。宜少下其高。而近其遠。以及乎中。則庶乎至矣。凡僕之所論者。皆陳言淺語。如足下之多聞博學。不宜爲足下道之。

也。然某之所以云者。本欲損足下高遠而俯就之。則安敢務爲奇言以自高耶。幸足下少思焉。

與石推官第一書

前歲於洛陽。得在鄆州時所寄書。卒然不能卽報。遂以及今。然其勤心未必若書之意。而獨不知公操察不察也。修來京師已一歲已。宋州臨汴水。公操之譽。日與南方之舟至京師。修少與時人相接。尤寡而譽者無日不聞。若幸使盡識舟上人。則公操之美。可勝道哉。凡人之相親者。居則握手共席。道歡欣。既別則問疾病起居。以相爲憂者。常人之情爾。若聞如足下之譽者。何必問其他乎。聞之欣然。亦不減握手之樂也。夫不以相見爲歡樂。不以疾病爲憂問。是豈無情者乎。得非相期者在於道爾。其或有過而不至於道者。乃可爲憂也。近於京師。頻得足下所爲文。讀之甚善。其好古閱世之意。皆公操自得於古人。不待修之贊也。然有自許太高。詆時太過。其論若未深究其源者。此事有本末。不可卒然語。須相見乃能盡。然有一事。今詳而說。此計公操可朝聞而暮改者。試先陳之。君貺家有足下手作書一通。及有二像記石本。始見之。駭然不可識。徐而視定。辨其點畫。乃可漸通。吁。何怪之甚也。旣而持以問人。曰是不能乎書者耶。曰非不能也。書之法當爾耶。曰非也。古有之乎。曰無。今有之乎。亦曰無也。然則何謂而若是。曰特欲與世異而已。修聞君子之學。是而已。不聞爲異也。好學莫如揚雄。亦曰如此。無古之人。或有稱獨行而高世者。考其行亦不過乎君子。但與世之庸人不合爾。行非異世。蓋人不及而反棄之。舉世斥以爲異者歟。及其過。聖人猶欲就之於中庸。况今書前不師乎古。後不足以爲來者法。雖天下皆好之。猶不可爲。况天下皆

非之。乃獨爲之何也。是果好異以取高歟。然嚮謂公操能使人譽者。豈其履中道。秉常德而然歟。抑亦昂然自異。以驚世人而得之歟。古之教童子者。立必正。聽不傾。常視之毋誑。勤謹乎其始。惟恐其見異而惑也。今足下端然居乎學舍。以教人爲師。而反率然以自異。顧學者何所法哉。不幸學者皆從而效之。足下又果爲獨異乎。今不急止。則懼他日有責後生之好怪者。推其事。罪以奉歸。此修所以爲憂而敢告也。惟幸察之不宣。

與石推官第二書

前同年徐君行。因得寓書。論足下書之怪。時僕有妹居襄城。喪其夫。匍匐將往視之。故不能盡其所。以云者。而略陳焉。足下雖不以僕爲狂愚而絕之。復之以書。然果未能喻僕之意。非足下之不喻。由僕聽之不審。而論之之略之過也。僕見足下書久矣。不卽有云。而今乃云者。何耶。始見之。疑乎不能書。又疑乎忽而不學。夫書一藝。爾人或不能與。忽不學時。不必論。是以默默然。及來京師。見二像石本。及聞說者云。足下不欲同俗而力爲之。如前所陳者。是誠可諍矣。然後一進其說。及得足下書。自謂不能與前所聞者異。然後知所聽之不審也。然足下於僕之言。亦似未審者。足下謂世之善書者。能鍾王虞柳。不過一藝。己之所學。乃堯舜周孔之道。不必善書。又云。因僕之言。欲勉學之。此皆非也。夫所謂鍾王虞柳之書者。非獨足下薄之。僕固亦薄之矣。世之有好學其書而悅之者。與嗜飲茗。閱畫圖無異。但其性之一僻爾。豈君子之所務乎。然至於書。則不可無法。古之始有文字也。務乎記事。而因物取類爲其象。故周禮六藝有六書。

之學。其點畫曲直。皆有其說。楊子曰。斷木爲棋。梲革爲鞠。亦皆有法焉。而況書乎。今雖隸字已變於古。而變古爲隸者。非聖人。不足師法。然其點畫曲直。猶有準則。如毋母ㄣㄣ之相近。易之則亂而不可讀矣。今足下以其直者爲斜。以其方者爲圓。而曰我第行堯舜周孔之道。此甚不可也。譬如設饌於案。加帽於首。正襟而坐。然後食者。此世人常爾。若其納足於帽。反衣而衣。坐乎案上。以飯食酒卮而食。曰我行堯舜周孔之道者。以比之於世可乎。不可也。則書雖末事。而當從常法。不可以爲怪。亦猶是矣。然足下了不省僕之意。凡僕之所陳者。非論書之善否。但患乎近怪自異。以惑後生也。若果不能。又何必學。僕豈區區勸足下以學書者乎。足下又云。我實有獨異於世者。以疾釋老。斥文章之雕刻者。此又大不可也。夫釋老惑者之所爲。雕刻文章。薄者之所爲。足下安知世無明誠質厚君子之不爲乎。足下自以爲異。是待天下無君子之與己同也。仲尼曰。後生可畏。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。是則仲尼一言。不敢遺天下之後生。足下一言。待天下以無君子。此故所謂大不可也。夫士之不爲釋老。與不雕刻文章者。譬如爲吏而不受貨財。蓋道當爾。不足恃以爲賢也。屬久苦小疾。無意思。不宜。

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書

某聞傳曰。言之無文。行而不遠。君子之所學也。言以載事。而文以飾言。事信言文。乃能表見於後世。詩書易春秋。皆善載事。而尤文者。故其傳尤遠。荀卿孟軻之徒。亦善爲言。然其道有至有不至。故其書或傳或不傳。猶繫於時之好惡而興廢之。其次楚有大夫者。善文其謳歌。以傳。漢之盛時。有賈誼董仲舒司

馬相如揚雄能文其文辭以傳。由此以來去聖益遠世益薄或衰下迄周隋其間亦時有善文其言以傳者。然皆紛雜滅裂不純信。故百不傳一。幸而傳傳亦不顯。不能若前數家之焯然暴見而大行也。甚矣言之難行也。事信矣。須文。文至矣。又繫其所恃之大小以見其行遠不遠也。書載堯舜。書載商周。易載九聖。春秋載文武之法。荀孟二家載詩書易春秋者。楚之辭載風雅。漢之徒各載其時王聲名文物之盛以爲辭。後之學者蕩然無所載。則其言之不純信。其傳其不久遠勢使然也。至唐之興。若太宗之政。開元之治。憲宗之功。其臣下又爭載之以文。其詞或播樂歌。或刻金石。故其間鉅人碩士。閎言高論。流鑠前後者。恃其所載之在文也。故其言之所載者大且文。則其傳也章。言之所載者不文而又小。則其傳也不章。某不佞守先人之緒餘。先人在太宗時以文辭爲名進士。以對策爲賢良方正。旣而守道純正爲賢待制。逢時太平。奮身揚名。宜其言之所載文之所行大而可恃以傳也。然未能甚行於世者。豈其嗣續不肖不能繼守而泯沒之。抑有由也。夫文之行雖繫其所載。猶有待焉。詩書易春秋待仲尼之刪正。荀孟屈原無所待。猶待其弟子而傳焉。漢之徒亦待其史臣之書其始出也。或待其時之有名者而後發。其旣沒也。或待其後之紀次者而傳。其爲之紀次也。非其門人故吏。則其親戚朋友。如夢得之序子厚。李漢之序退之也。伏惟閣下學老文鉅。爲時雄人。出入三朝。其能望光輝。接步武者。惟先君爲舊。則亦先君之所待也。豈小子之敢有請焉。謹以家集若干卷數。寫獻門下。惟哀其誠而幸賜之。

代楊推官泊上呂相公求見書

某聞古者堯舜禹之爲君也。有臯夔益稷之徒者爲其臣。而湯之王也。亦有仲虺伊尹者。周之始興也。有周公召公。其復興也。有方叔邵虎申甫之徒。下而至漢。其初也。功臣尤多。而稱善相者曰蕭曹。其後曰丙魏。唐之始。則曰房杜。旣而曰姚宋者。是皆以能功德佐其君。而卓然特以名出衆。而見於世者。夫詩書之所美。莫大乎堯舜三代。其後世之盛者。莫盛乎漢與唐。而其興也。必有賢哲之臣出其際。而能使其君之功業名譽。赫然光顯於萬世而不泯。故每一讀其書。考其事。量其功。而想乎其入。疑其瓌傑奇怪。若神人然。非如今世之人。可得而識也。夫其人已亡。其事已久。去數千百歲之後。徒得其書而一讀之。猶灼然如在人耳目之際。使人希慕稱述之不暇。况得身出於其時。親見其所爲。而一識其人。則雖奔走俯伏。從妾圉。執鞭朴。猶爲幸歟。某嘗誦於此。而私自爲恨者有日矣。國家之興。七十有五年矣。禮樂文章。可謂太平。而傑然稱王公大人於世者。往往而出。凡士之得身出於斯時者。宜爲幸矣。又何必忽近以慕遠。遠目而信耳。且安知後之望今。不若今之望昔者耶。然其實有若不幸者。某生也。少賤而愚。賤則不接乎朝廷之間。愚故不能與於事。則雖有王公大人者並出。而欲一往識之。乃無一事可因而進焉。噫。古之君子在上。不幸而不得出其間。今之君子在上。幸而親見矣。又以愚賤見隔。而莫可望焉。是真可閔歎也已。然嘗獨念昔者有聞於先君大夫。似有可以藉而爲說。以干進於左右者。試一陳之。先君之生也。好學勤力。以孤直不自進於時。其晚也。始登朝廷。享榮祿。使終不困其志而少伸者。蓋實出於大君子之門。則相公之於楊氏。不爲無恩矣。某不肖。莫能繼大先君之世。而又苟欲藉之以有緒於閭人。誠宜獲罪於下執事。

者矣。然而不詢於長者。不謀於耆龜。而決然用。是以自進者。蓋冀萬一得償其素所願焉。雖及門而獲罪。不猶愈於望古而自爲恨者耶。言狂計愚。伏惟聰明。幸賜察焉。

與黃校書論文章書

脩頓首啓。蒙問及丘舍人所示雜文十篇。竊嘗覽之。驚歎不已。其毀譽等數短篇。尤爲篤論。然觀其用意。在於策論。此古人之所難工。是以不能無小闕。其救弊之說甚詳。而革弊未之能至。見其弊而識其所以革之者。才識兼通。然後其文博辯而深切。中於時病。而不爲空言。蓋見其弊。必見其所以弊之因。若賈生論秦之失。而推古養太子之禮。此可謂知其本矣。然近世應科目文辭。求若此者蓋寡。必欲其極致。則宜少加意。然後煥乎其不可禦矣。文章繫乎治亂之說。未易談。况乎愚昧。惡能當此。愧畏愧畏。修謹白。

與高司諫書

脩頓首再拜白。司諫足下。某年十七時。家隨州。見天聖二年進士及第榜。始識足下姓名。是時予年少。未與人接。又居遠方。但聞今宋舍人兄弟。與葉道卿鄭天休數人者。以文學大有名。號稱得人。而足下廁其間。獨無卓卓可道說者。予固疑足下。不知何如人也。其後更十一年。予再至京師。足下已爲御史裏行。然猶未暇一識足下之面。但時時於予友尹師魯問足下之賢否。而師魯說足下正直。有學問。君子人也。予猶疑之。夫正直者不可屈曲。有學問者必能辨是非。以不可屈之節。有能辨是非之明。又爲言事之官。而俯仰默默。無異衆人。是果賢者耶。此不得使予之不疑也。自足下爲諫官來。始得相識。侃然正色。論

前世事。歷歷可聽。褒貶是非。無一謬說。噫。持此辯以示人。孰不愛之。雖予亦疑足下真君子也。是予自聞足下之名。及相識。凡十有四年。而三疑之。今者推其實迹而較之。然後決知足下非君子也。前日范希文貶官後。與足下相見於安道家。足下詆誚希文爲人。予始聞之。疑是戲言。及見師魯。亦說足下深非希文所爲。然後其疑遂決。希文平生剛正。好學通古今。其立朝有本末。天下所共知。今又以言事觸宰相得罪。足下旣不能爲辨其非辜。又畏有識者之責己。遂隨而詆之。以爲當黜。是可怪也。夫人之性。剛果懦軟。稟之於天。不可勉強。雖聖人亦不以不能責人之必能。今足下家有老母。身惜官位。懼饑寒而顧利祿。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禍。此庸人之常情。不過作一不才諫官爾。朝廷君子。亦將閔足下之不能。而不責以必能也。今乃不然。反昂然自得。了無愧畏。便毀其賢。以爲當黜。庶乎飾己不言之過。夫力所不敢爲。乃愚者之不逮。以智文其過。此君子之賊也。且希文果不賢耶。自三四年來。從大理寺丞至前行員外郎。作待制。日日備顧問。今班行中無與比者。是天子驟用不賢之人。夫使天子待不賢以爲賢。是聰明有所未盡。足下身爲諫司。乃耳目之官。當其驟用時。何不一爲天子辨其不賢。反默默無一語。待其自敗。然後隨而非之。若果賢耶。則今日天子與宰相。以忤意逐賢人。足下不得不言。是則足下以希文爲賢。亦不免責以爲不賢。亦不免責以大抵罪在默默爾。昔漢殺蕭望之與王章。計其當時之議。必不肯明言殺賢者也。必以石顯王鳳爲忠臣。望之與章爲不賢而被罪也。今足下視石顯王鳳果忠耶。望之與章果不賢耶。當時亦有諫臣。必不肯自言畏禍而不諫。亦必曰當誅而不足諫也。今足下視之。果當誅耶。是直可欺當時之人。而

不可欺後世也。今足下又欲欺今人而不懼後世之不可欺耶。況今之人未可欺也。伏以今皇帝卽位已來。進用諫臣。容納言論。如曹修古。劉越雖歿。猶被褒稱。今希文與孔道輔。皆自諫諍擢用。足下幸生此時。遇納諫之聖主如此。猶不敢一言。何也。前日又聞御史臺榜朝堂。戒百官不得越職言事。是可言者惟諫臣爾。若足下又遂不言。是天下無得言者也。足下在其位而不言。便當去之。無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。昨日安道貶官。師魯待罪。足下猶能以面目見士大夫。出入朝中。稱諫官。是足下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爾。所可惜者。聖朝有事。諫官不言。而使他人言之。書在史冊。他日爲朝廷羞者。足下也。春秋之法。責賢者備。今某區區猶望足下之能一言者。不忍便絕足下。而不以賢者責也。若猶以謂希文不賢而當逐。則予今所言如此。乃是朋邪之人爾。願足下直攜此書於朝。使正予罪而誅之。使天下皆釋然知希文之當逐。亦諫臣之一効也。前日足下在安道家。召予往論希文之事。時坐有他客。不能盡所懷。故輒布區區。伏惟幸察。不宣。

與謝景山書

昨送馬人還。得所示書。并古瓦硯歌一軸。近著詩古文三軸。不勝欣喜。景山留滯州縣。行年四十。獨能異其少時雋逸之氣。就於法度。根蒂前古。作爲文章。一下其筆。遂高於人。乃知駟駿之馬。奔星覆駕。及節之鑾和。以駕五輅。而行於大道。則非常馬之所及也。古人久困不得其志。則多躁憤佯狂。失其常節。接與屈原之輩是也。景山愈困愈刻意。又能恬然習於聖人之道。賢於古人遠矣。某嘗自負平生。不妄許人。

之交。而所交必得天下之賢才。今景山若此。於吾之交有光。所以某益得自負也。幸甚幸甚。與君謨往還書。不如此何以發明。然何必懼人之多見也。若欲銜長而恥短。則是有爭心於其中。有爭心則意不在於謀道也。荀卿曰。有爭氣者。不可與辯。此之謂也。然君謨既規景山之短。不當以示人。彼以示人。景山不當責之。而欲自蔽也。願試思之。

與刁景純學士書

修頓首啓。近自罷乾德。遂居南陽。始見謝舍人。知丈丈內翰凶訃。聞問驚怛。不能已已。丈丈位望並隆。然平生亦嘗坎軻。數年以來。方履亨塗。任要劇。其去大用。尺寸間爾。豈富貴不可力爲。而天之賦予。多少有限耶。凡天之賦予人者。又量其事而爲之節也。前旣不可詰。但痛惜感悼而已。某自束髮爲學。初未有一人知者。及首登門。便被憐獎。開端誘道。勤勤不已。至其粗若有成而後止。雖其後游於諸公。而獲齒多士。雖有智者。皆莫之先也。然亦自念不欲効世俗子。一遭人之顧己。不以至公相期。反趨走門下。脅肩諂笑。甚者獻譏諛。而備使令。以卑昵自親。名曰報德。非惟自私。直一待所知以不厚。是故懼此。惟欲少勵名節。庶不泯然無聞。用以不負所知爾。某之愚誠。所守如此。然雖胥公亦未必諒某此心也。自前歲得罪夷陵。奔走萬里。身日益窮。迹日益疏。不及再聞語言之音。而遂爲幽明之隔。嗟夫。世俗之態。旣不欲爲。愚誠所守。又未克果。惟有望門長號。臨柩一奠。亦又不及此之爲恨。何可道也。徒能惜不永年。與未大用。遂與道路之人同歎爾。知歸葬廣陵。遂謀京居。議者多云不便。而聞理命若斯。必有以也。若須春水下汴。某

歲盡春初。當過京師。尙可一拜見。以盡區區。身賤力微。於此之時。當有可致。而無毫髮之助。慚愧慚愧。不宣。

與蔡君謨求書集古錄序書

修啓。邇在河朔。不能自閑。嘗集錄前世金石之遺文。自三代以來。古文奇字。莫不皆有。中間雖罪戾擯斥。水陸奔走。顛危困踣。兼之人事吉凶。憂患悲愁。無聊倉卒。未嘗一日忘也。蓋自慶曆乙酉。逮嘉祐壬寅。十有八年。而得千卷。顧其勤至矣。然亦可謂富哉。竊復自念。好嗜與俗異馳。乃獨區區收拾世人之所棄者。惟恐不及。是又可笑也。因輒自叙其事。庶以見其志焉。然顧其文鄙意陋。不足以示人。既則自視前所集錄。雖浮屠老子詭妄之說。嘗見貶絕於吾儒者。往往取之而不忍遽廢者。何哉。豈非特以其字畫之工耶。然則字畫之法。雖爲學者之餘事。亦有助於金石之傳也。若浮屠孝子之說。當棄而獲存者。乃直以字畫而傳。是其幸而得所託爾。豈特有助而已哉。僕之文陋矣。顧不能以自傳。其或幸而得所託。則未必不傳也。由是言之。爲僕不朽之託者。在君謨一揮毫之頃爾。竊爲君子樂善。欲成人之美者。或聞斯說。謂宜有不能却也。故輒持其說以進。而不疑伏惟幸察。

答宋咸書

修頓首。白州人至。蒙惠書。及補注周易甚善。世無孔子久矣。六經之旨失其傳。其有不可得而正者。自非孔子復出。無以得其真也。傳者之爲學博矣。而又苦心勞神於殘編朽簡之中。以求千歲失傳之謬。